

追寻圆仁的足迹

在当代中国重走日本高僧入唐求法之路

(日) 阿南史代 撰文/摄影
雷 格 潘 岳 译

五洲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圆仁的足迹 / (日) 阿南史代著; 雷格, 潘岳译.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5085-1115-3

I. 追… II. ①阿… ②雷… ③潘… III. 游记—中国 IV. K9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79817号

Copyright © 2007 by Virginia Stibbs Anami

Published by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6 Beixiaomachang, Lianhuachi Donglu,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38,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追寻圆仁的足迹

在当代中国重走日本高僧入唐求法之路

著 者: (日) 阿南史代

摄 影 者: (日) 阿南史代

译 者: 雷 格 潘 岳

策 划: 宋坚之 李德安

责任编辑: 邓锦辉

装帧设计: 田 林

制 作: 北京北京尚捷时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东路北小马厂6号 邮编: 100038)

电 话: 010-58891281

网 址: www.cicc.org.cn

承 印 者: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58千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200册

定 价: 90.00元



追寻圆仁的足迹

在当代中国重走日本高僧入唐求法之路

(日) 阿南史代 撰文/摄影
雷格 潘岳 译

星洲传播出版社



月夜游石室山

目 录



译 序 5

前 言 7

1. 圆仁与遣唐使团抵达中国 13
 2. 圆仁在扬州 19
 3. 乘舫船至楚州 25
4. 船行黄海：自海州至乳山 31
 5. 圆仁在赤山得到新罗人的保护和指点 35
 6. 圆仁在蓬莱申请通关文牒 41
7. 在青州大受欢迎 53
 8. 朝圣之旅：经醴泉过黄河 61
 9. 走唐代的路：自南宫至曲阳 69
10. 翻越太行山 75
 11. 古香道和普通院 81
 12. 圆仁在五台山之一：竹林寺 91
13. 圆仁在五台山之二：会见高僧 97
 14. 圆仁在五台山之三：巡礼五台 105
 15. 圆仁离开五台山 115
16. 圆仁访太原 123
 17. 圆仁在太原过盂兰盆节 133
 18. 圆仁沿汾河前行 141
19. 圆仁在长安之一：学习经文和仪轨 153
 20. 圆仁在长安之二：大都会中的法事 159
 21. 圆仁在长安之三：灭佛 167
22. 圆仁避难 173
 23. 圆仁觅船归国 181
 24. 圆仁回日本 189
- 后 记 203
- 附 记 208
- 鸣 谢 211
- 参考文献 213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丈夫阿南惟茂

译序

公元838年，日本请益僧圆仁随最后一届遣唐使团抵达中国时，他们的船队是沿着哪几条小水道进入唐代的大运河水运系统的？圆仁挂单的山东石岛赤山法华院的赞助人、新罗将军的名字，应写成张保皋还是张宝高？公元845年，圆仁为避“会昌排佛”之难，匆匆离开大唐都城长安时，勇敢地为他送行、赠他盘缠、替他写介绍信的朝廷官员，到底是两位还是三位？在翻译阿南史代（Virginia Anami）女士新著《追寻圆仁的足迹》的过程中，常常要就这样的具体问题同阿南女士沟通。她可能会突然从日本打来长途，说：“我现在在本州岛北部的青森地区旅行，先生（前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先生）在开车，第六章可能要作一点修改……”她中文讲得很好，不过说到一些关键问题会用她的母语英文，不时夹杂一两个日文的语气词。

对话时断时续，因为他们的车有时要穿过山区的隧道，手机信号非常微弱。几个回合下来，快断线时她会事先预告：“对不起，我们要进隧道了。”看来隧道很长，过了好一会儿电话才会再来：“我们出来了……”

也许对于某些读者来说，圆仁是一个从未进入视野的陌生名字，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关于他的细节也太过遥远和琐屑；但是，这位生活在1200年前的日本僧人在当今的史学研究中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圆仁（794—864）是日本佛教天台宗第三代座主，838年来中国，学习显密二教，足迹遍及七省，历时九年余。归国后于京都比睿山设灌顶台，建总持院，弘传密教和天台教义。他被列为日本求法僧人“入唐八大家”之一，而其日记体旅行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在上个世纪被重新发现后，已成为我们今天研究

唐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民俗、语言和对外关系的珍贵史料，被誉为“东洋学界至宝”。他在日记中甚至记下了最为琐细的一些事情，但展示的却是唐朝中后期最为真实、生动的社会生活面貌，令我们在展读之余不禁感喟，历史不会死去，也不曾死去。

读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人，一定会对圆仁追寻佛法的笃定、对周遭世界的好奇以及坚持每日行走三四十公里的坚强印象深刻。我们想，应该就是这样一些品质，吸引着、鼓舞着美裔日本历史学者阿南史代在1200年后的今天投入巨大的热情与心血，前后历20余年研究圆仁日记，重走圆仁之路，并且痴迷于让这位遣唐使僧的传奇故事在当代复活。阿南史代目前是成功走完圆仁入唐求法之路全部路线的唯一一人：不仅去过了圆仁日记中提到的每

一个地点，而且于2007年春组织了一次“遣隋使/遣唐使1400周年纪念之旅”，亲身体验圆仁的海上航行。

追寻圆仁的足迹在阿南史代那里不仅是一个历史研究课题，更像是一次精神历险。她在进入圆仁精神世界的过程中也在完成着自己的角色认同，我们甚至可以说，她就是单纯、坚定的圆仁法师在当代的一个传人。圆仁日记中记载的许多地点可能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者改换了名字，但她一定要亲自沿着各种各样的道路——高速公路、运河或乡间小道——前往确认这座寺庙、这个关口或这个村庄的存在，走访当地人和有关专家，以获得关于这处历史遗迹最直观的感受。这已不止是她的专注与执著，更是她独特的极具“现场感”的历史研究方法：“触摸历史的青苔”。在她眼中，这些普通的地点都深深打上了圆仁的印记，所以她尽力从圆仁的视角观照它们，像圆仁那样欣赏和体验这个充满精神意蕴的美妙世界。当

她举起相机为五台山漫山遍野的野花拍照时，谁还能分得清这是阿南史代眼中的五台山，还是圆仁心中的五台圣地？有鉴于此，她像圆仁一样特别强调行走的重要性。“行走”，在她完成上一部作品《寻访北京的古迹》时可能还只是一个手段，但在这部《追寻圆仁的足迹》中已经是一个贯穿全书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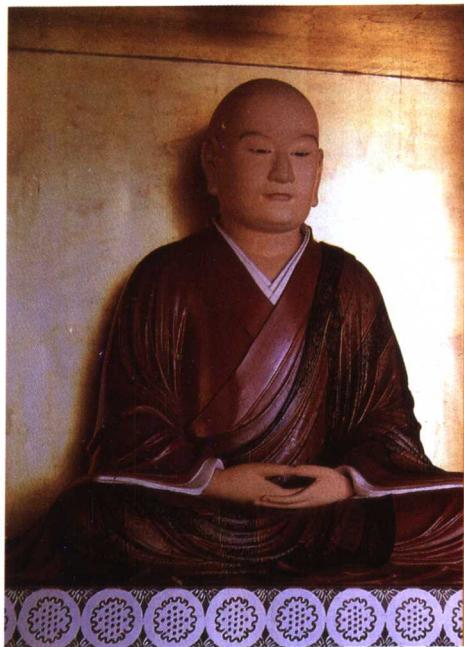
如果说圆仁在精神气质上偏于沉郁，阿南史代则表现出非凡的热情与活力。她总结本书的写作时说，“这过程是如此开心！”而每一个与她交往、合作的人也都会说，“这过程是如此开心！”由于她的特殊经历，美国、日本、中国三种文化在她身上交融，所以她在书中颇有感触地描述了大唐帝国里各国人民和文化交流、融合的盛世气象。我们猜想，快乐的阿南史代要传递给我们的也许是这样的信息：如果又一个文明交融共进的盛唐时代已经临近，你准备好了为它做些什么吗？

雷 格

2007年9月28日



前 言



慈觉大师圆仁坐像

圆仁法师(794—864)出生于日本枥木县(旧称下野国都贺郡)的壬生家。为纪念他,该县特修造了壬生寺,寺里供放着1684年制成的圆仁坐像。

本书讲述的是日本僧人圆仁作为遣唐使团的一员,于公元838年渡海入唐求法的故事。圆仁进行这次充满挑战的旅行时已经45岁(按古代日本习惯计算),是一位著名的高僧。在中国追求和学习佛法的过程中,圆仁写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世界上最伟大的三部旅行日记之一,记录了他自838年至847年的九年求法生涯。这部珍贵的日记编为四卷,共7万余字。

另外两部著名游记是中国的玄奘法师作于公元7世纪、记录其

印度取经之行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作于13世纪的《寰宇记》(即《东方见闻录》或《马可·波罗行记》)。然而其中圆仁的日记最有价值。马可·波罗目不识丁,圆仁却是用古汉语写作的;玄奘游记的大部分是他在归国后向弟子们口述的,而圆仁在他的旅途中几乎天天记述。他所记录的美妙细节为大唐王朝(618—907)编织了一部活生生的传记。

圆仁的足迹遍及今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和安徽七省,

平均每日步行32公里，在一次令人望而生畏的艰难跋涉中甚至走出了惊人的46公里。他的这部旅行札记还提供了一个观察大唐帝国的政府组织及其充满活力的文化的独特视角。另外，他忠实记录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那是在历朝历代的正史中通常遭到忽视的内容。他还见证了842年至845年残酷的“会昌排佛”运动，对那些悲剧性事件的描述极具史料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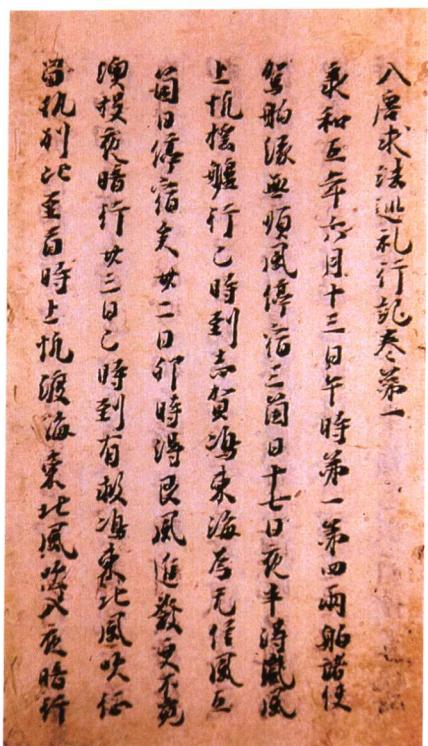
那一时期，日本朝廷出资组建遣唐使团，派遣官员、僧侣、学者和艺术家到唐代中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最早的一个使团是出使隋朝的，于公元607年派遣，由小野妹子担任大使。当时日本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王国关系良好，所以日本船只可以安全地绕着朝鲜半岛航行，沿着岛链一路到达中国的山东半岛。然而，于660年统一了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国与日本的关系恶化，后面的使团船只便只好横渡危机四伏的开阔海面，从南面的扬州或宁波登陆了。这样一来，航行变得比过去更加凶险，海难频频发生，约有四分之一的船上人员及数位大使未能生还。

派遣使团的频率是不固定的，有时两次派遣之间要隔上整整20年。圆仁于838年随遣唐使团入唐，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届出使中国的日本官方使团。旅行中的危险、高额开支形成的沉重负担，以及9世纪末期唐代政治环境的不稳定，被认为是后来日本终止派遣使团访唐的主要原因。就这样，圆仁的日记成为了关于日中关系早期阶段的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

鼎盛时期的大唐帝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国际化社会，敞开怀抱迎接来自任何国家的人。圆仁作为一名僧人、学者受到佛教界的热情接纳，被引为同道。圆仁居留扬州时曾经提到，有波斯人和占婆（越南）人捐资修缮扬州的一座佛寺。圆仁在长安（今西安）住了五年，其间曾从天竺僧人学习梵文课程。他还得到东部沿海城镇居住的新罗人的款待和帮助——当时新罗王国统治着朝鲜半岛，所以圆仁称半岛上的居民为新罗人。不仅是僧侣，还有新罗地方官员、翻译、商人和水手，都帮了很大的忙。圆仁结束在唐朝的生活时再次受惠于新罗人：最终是一条新罗海



追寻圆仁的足迹



圆仁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圆仁撰写的四卷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首页。此书记录了他自838年至847年在唐代中国的游历，现存两个抄本，较早的一个存于日本京都东寺，现为个人收藏。枥木县立博物馆藏（复制品），原资料个人收藏。

船将其安全带回日本。

在中国各地寺院学习佛法的诱惑力，使得渡海入唐成为日本高僧们深入研习佛经、跟从佛学大师修行的不二选择。从圆仁日记可以看出，他显然充满热情地深信，他的求法可以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信仰。尽管圆仁日记总的来说是平铺直叙的，但从中偶尔也可见到情感的抒发。他的精神追求在日记中得以公开呈现——他以一种坦率的风格记录了自己的梦想和祈愿。

圆仁显然是想仿效他的师傅、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和尚，去中国南方的天台山祖庭学习天台宗哲学。他还赋予自己另外的责任，那就是为他在日本的本寺提出的一些关于天台宗教义和修行的疑难问题寻求解答。然而，他的身分是学问僧，远高于留学僧，这使他获得唐朝政府允许他继续居留、学习的许可大受限制。唐政府的习惯做法是向外国留学人员发放全额奖学金，以确保他们的长期学习；所以，拒绝发放许可的背后可能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然而，圆仁没有跟随官方代表团回国，而是花了将近一年半时间与地方的

官僚机构交涉，以获得在中国各地旅行的正式通关文牒。

毫无疑问，圆仁在五台山和长安的寺院里的研习佛法，特别是他对密宗功法的学习，对日本佛教未来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回国之后，圆仁担任京都郊外著名的比睿山延历寺的住持，不仅在日本佛教界，而且在日本朝廷中发挥其影响力。他于71岁时圆寂，追赠谥号“慈觉大师”。不幸的是，圆仁的日记却从此湮没无闻。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行记》）有过几种抄本，其内容也见于公开出版的日本佛教著作总集，因此得以历经千年流传至今。冈田正之的早期研究成果，以及他于1926年出版的《行记》影印本，在一个更广泛的学者群体中间得到利用。不过，真正使这部重要文献引起全世界瞩目的是哈佛大学教授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汉名赖世和），他于20世纪50年代将圆仁日记从古汉语译成英语，并编写了一个注释本。后来由日本学者完成的日译本和注释本使得《行记》更容易为日本公众所接受。



我初次听说圆仁和他在中国的旅行日记，是上世纪60年代在大学里学习佛教史和历史地理的时候。得知该日记从9世纪流传至今，令我兴趣陡增。我还记得第一次翻开书皮时看到该书封二上程式化的地图的感觉：长安、五台山和扬州这样的地名第一次映入我的眼帘。我几乎立即产生了探寻圆仁足迹与经历的冲动。

多年后我真的见到了赖肖尔教

授，但圆仁研究于他似乎已属于过去了。当年他产生研究这部古代著作的念头，要归功于他就读的巴黎索邦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回到哈佛后便系统地完成了翻译工作。当我问他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英译本，他只是谦虚地说：“呃，我想现在不会有人对那个古怪的故事感兴趣了。”他的回答只会激发我的好奇心。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在中国居住，我才得以着手探寻圆仁入唐求

整装待发的日本遣唐使船队

圆仁所在的日本遣唐使船队由三艘海船组成，每船150人，除官员、学者、画家、翻译、医生、神道教神官外，半数为水手。船队于838年从日本的难波港（今大阪附近）出发，穿过濑户内海、下关海峡至九州岛的博多湾，然后经五岛列岛顺风西行，两周后抵达中国江苏如东海岸。

该图原载于2003年10月号《中国国家地理》。



法的实际路线。

我渴盼着探访圆仁1200年前走过的那些地方。尽管当时还有针对外国人的旅行限制,但我还是访问了圆仁巡礼路线图上最初吸引我目光的那几个地方:长安(西安)、五台山和扬州。我后来作为外交官夫人在北京的驻在是与中国的逐渐开放同步的,于是我可以前往圆仁巡礼路上更多的地区了,而这对于理解日记中描述他穿越乡村地带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在今天找到这些与日记记载完全一致的地点,往往像是在做侦探工作。还好,许多地形地貌以及村庄保留了过去的名字,所以我才能在古代和现代的地图上确定圆仁每天所在的位置。更神奇的是,读过他对一些地方的描述后,你有可能看到同样的风景,触摸同一块石头,站在同一个路口,走同一条路。他使用过的运河现在仍适于航行;我们今天还可以从同样的地点通过关隘、跨过河流和桥梁。此类经历有助于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让这样一部古老的著作真正复活。

曾经有人问我,我在这些旅行

中是否曾感觉到危险。回答是:从来没有过。只有五台山西台上的狂风产生了一点阻力。我乘小船沿着海岸线航行时遇到了大雾,那可能有点危险,但当年圆仁航行至同一个地方时就曾经历过这一切,二者是相吻合的。坦白说,为了拍照片而去征得人家同意的确让我有点紧张。实际上,我经常觉得有圆仁的神灵在场,帮助我完成这部作品;有时它又换一种方式,化作我必须面对的挑战。举个例子:有一天天气酷热,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徒步爬上一座山,结果上去一看,山顶上竟停放着几辆小汽车。看来,因为我没注意到有盘山路,我就不得不去体验一下古时候进香巡礼的艰辛。

这本书意在引领读者在当代中国重走圆仁法师的巡礼之路。我在过去的25年里尽力将圆仁走过的路线拼接完整,但其结果变成了这样:我一方面是在寻访圆仁的故事,另一方面又是在通过自己的各种邂逅发现生活的一个横切面。像圆仁一样,我也花时间同各地的人交谈。因此,我也为本书选取了一些人的照片,他们代表了我对当代生活的观感。

通过圆仁的传奇，我们洞悉了一个坚忍不拔的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特别强调以不断的行走作为精神修炼的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所以请你也加入圆仁的旅程，看、听他在1200年以前所看、所听的一切。

圆仁在中国的故事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部分：抵达中国和寻求居留许

可；五台山巡礼之旅；在都城长安学习佛法；避祸和归乡。

圆仁所使用的日期是农历日期，年份则依据日本和中国的皇帝年号。因为许多日期出现在日记的引文中，所以本书保留了农历的日期和月份，但是将皇帝年号换成了公元纪年。本书提供的地名往往包含有唐代的名称和现在的名称。



1

圆仁与遣唐使团抵达中国

838.6.23~

公元838年农历六月二十三日晚6点钟，日本遣唐使团的三艘海船从日本海岸的有救岛启航。汉文学者藤原常嗣大使乘坐第一艘船，圆仁和弟子们则在另一艘船上。船队航行了八天，抵达今江苏省的如东海岸。当年所有外来船只都被要求在如东靠岸，此后就可以沿着运河前往国际大都会扬州了。

不过他们的登岸颇费周折。船只在浅滩受损，深陷于沙土之中，船体破裂，船上人员非常沮丧。一条小船前来营救圆仁一行，但使团大多数成员不得不走过泥泞的河滩地徒步登岸。幸运的是，当地人引导他们从附近的几条狭窄水道通过；几条小船满载着他们带来的贡品（“国信物”），带领他们深入内陆。他们在路上遇到检查漕运交通的地方盐官，与他们通过书写交谈，方得知自己身处何地。

七月一日，遣唐使团在中国土

地上过了第一夜。圆仁一行需要些时日休整，同时等待扬州府安排官方的招待会，便在一个小寺院休息了两周；与此同时，大使及随行人员住在如东的国清寺。一位僧人送来桃子表示欢迎，但连日大雨和蚊虫叮咬让每个人都有点情绪低落。按照圆仁日记里的说法，这里的蚊子非常可怕：“其大如蝇，入夜恼人，辛苦无极。”

使团终于再次上路了。他们沿着开掘于隋朝的大运河在内陆航行，约40条舫船组成的船队首尾相连，由水牛在岸上狭窄的小路上牵拉着。在如皋镇歇息饮茶时，圆仁在日记中描述了水路北岸杨柳成行、富贵人家相连的情景。圆仁看到运盐的官船队，非常惊奇，写道：

“……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相随而行。乍见难记，甚为大奇。”

遣唐使团前行非常缓慢，因为



很多人都开始腹泻。二十五日临近扬州府时，圆仁在日记中写道：“江中充满大舫船、积芦船、小船等，不可胜计。”他们在东城墙外停驻。

这些文字是他在唐代中国落脚后的最初观感。在今天重读圆仁日记，并且沿着他和同伴千年前走过的路寻访历史，于我是一种穿越

时空的历险。我尽力寻找那些与过去有些许联系的图景。他对一切都留意，甚至屡屡提及花草动物。他的日记帮助我更仔细地察看周遭环境，寻找那些我可以效仿他乘船或步行前往的地方。这是个熟悉今天的中国的好办法。

江苏如东兵房海滩：赶海归来

当年圆仁所乘海船登岸的地点可能就在今天的兵房海滩附近——在一望无际的泥滩上他们的船搁浅了。不过，自圆仁登岸以来，由于泥沙淤积和围海造田，海滩已经向外延伸了15公里。我去寻海不得，只好等退潮后，问一群挤在拖拉机里回家的赶海人，海在哪里。根据我手中的地图，海岸线还在身后好远呢。他们大笑着回答：“你不是站在海里吗？海就在你的脚下呀！”圆仁一行一定是备尝艰辛，才抵达安全地带的。



如东：运河放鸭人

东梁丰村是圆仁日记明确提到的第一个地名。我在东梁丰村原址附近发现的一条小水渠，可能就是圆仁船队登陆后乘小船进入内地的水路。圆仁最初遇到的中国人是一些卖芦苇的人。他写道：“白鹅、白鸭住住多有……有人养水鸟，追集一处，不令外散。”他对这里的竹林也印象深刻，提到“竹长四丈许”。今日纵横交错的狭窄水道网还是唐朝时的面貌，令我们很容易想见那些异国来客当时面临的窘境。

